

编者按：

凤凰是人间幸福的使者，每五百年一次纵身火海，浴火重生后，其羽更丰，其音更清，其神更髓。传说在雄奇的大山上，长达数公里的时光隧道和漫天的云彩，高达十米的烈焰从山顶喷薄而出，飞瀑直下，在水与火的交融中，凤在歌鸣，凤在和弦，演绎一部流传千古的美丽神话。

凤凰台，这个地处金安区横塘岗南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乡村，虽然有过一段与火有关、与水有关的痛苦记忆，但凤凰台人敢于直面痛苦，百折不挠，孜孜以求，往日的水火之地，如今已是一处欣欣向荣的美好家园。

凤凰台往事

胡亮亮 文/图

凤凰涅槃是天方国的传说，火凤凰是神话中的不死火鸟，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，获得重生，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。

1974年，春，一场大火烧毁了凤凰台。

1984年，夏，一场大水冲毁了凤凰台。

水火无情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同一个地方在十年之内接连发生两场毁灭性的灾难是罕见的，现如今，亲历的人早已成为了父辈，也许他们刻意忘记的是痛苦，而年轻一代，不经意间忘记的却是历史。

大火烧了街道



(资料图)

“1974年，春天，我十五岁，是凤凰台中学的一名学生。那时，学生们除了学习文化课，还需要参加劳动，我们在附近的龙王岩村挖土。突然间看到山头那边冒出阵阵巨大的黑烟，我们感觉很奇怪，一个打探消息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：凤凰台街道烧着了！当我们赶到凤凰台街道的时候，整个街道已面目全非，一片焦土，到处弥漫着浓烟，人们都在往外搬家具。那个画面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退休教师孙家明说。

“那天，风非常大，有老百姓看到天上有两个红色的‘仙人’在打架，他们就拿羊叉去捅他们。被捅到的神仙就用嘴喷出大火来惩罚一下凡人的无礼。这讲法肯定是迷信的说法，大火发生的原因到底如何？到现在也不清楚。”现任村支书汪家如说。

“大火从街道蔓延，火助火威，烧到了街心的榨油厂，油厂的油桶受热爆炸，热油四溅又点燃了其他建筑。街道狭窄，茅草屋易燃，一下子全都着火了。这场大火很奇怪的一点就是燃烧速度极快，不超过两个小时。”雪峰岩生产队老队长李燕发说。

1974年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凤凰台古村成了一片废墟，大火烧毁了群众的屋子，也烧毁了凤凰台米面厂、凤凰台榨油厂、凤凰台供销社、凤凰台中小学，甚至包括位于街道中的凤凰台乡政府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乡政府被大火烧掉。这场大火惊动了当年的省长李德生。他和时任六安地委书记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凤凰台组织救灾工作，力争把火灾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
“1974年大火死亡2人，伤8人，财产损失较大。一位农妇为了救下孩子，自己被活活烧死。她把孩子藏到棺材盖下，孩子得救了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她，记住这种精神的伟大。”现任村委员会主任黄德如说。

火灾之后，对于是否在凤凰台原址恢复重建的问题，发生了争论。

安土重迁，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异地重建，要在原址重建，他们跑到当时的六安地委请愿。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防止问题扩大化，遂同意了这项请求。然而，十年后发生的水灾彻底地改变了凤凰台的历史进程，也改变了无数凤凰台人的生命轨迹。

洪水猛如虎



“溧史杭工程”建设工地老照片(资料图)

凤凰台为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形。丰乐河，它源头的两条支流汇聚于此地，一条出自“杨岩村”经过雪峰岩下的龙潭河，一条来自“何冲”过吴氏祠，两河交汇处形成的小型冲积扇形平原正是凤凰台街道坐落的位置。

建国初期，在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指示下，在党中央、安徽省委、六安地委的领导和支持下，六安人民为了摆脱靠天吃饭，摆脱频繁发生的旱涝灾害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先后修建了大别山中的六大水库，然后又花了十四年时间修建了以“横排头”为代表的渠首工程和数百公里长的灌溉渠道，这一系列伟大的工程史称“溧史杭工程”。

“溧史杭灌溉工程”之艰巨，前所未有，世所罕见。例如修建溧河灌区时，每日正常上工五十万人，高峰时每日最高上工八十八万人，民工们通过肩挑背扛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。如果将挖出的土方围成一米高的长堤，可以绕地球十多圈。这是惊天地、泣鬼神，堪称“人间奇迹”的治水史诗，这是“人定胜天”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。

据统计，整个“溧史杭灌溉工程”用了12万多根毛竹，65万公斤圆竹，437吨旧钢铁。没有炸药，农民刮自己墙土熬硝制作。没有水泥，就自建水泥厂，用石臼舂，石碾碾，筛子筛，纯手工搅拌。木料不够，就拆下自家门板和盖房子的木材，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棺材板都捐给了该工程。修建“溧史杭灌溉工程”的民工大部分是六安地区的老百姓，如今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基本上都参与过这个工程。笔者接触的凤凰台村、杨岩村、黄墩村、岗窑村的一些老人们，说起“扒河”这个人生经历，依然历历在目，刻骨铭心。



“1959年那年我19岁，我们去六安‘扒河’，就是现在六安市区九里沟的那个地方。公家一开始给一斤米饭，后来因为三年自然灾害，给我们民工八大两米饭。我扒了三年河，住在工棚里，睡在湿漉漉的竹席上，我手上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病。”杨岩村苦闷冲陈光巨老奶奶说。

“那几年，我们一个队的劳动力靠步走，走到张桥那里修将军山渡槽，虽然那个时代条件艰苦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就像打仗一样勇敢，这个两根手指头就是被石头砸断的。”石河口村张从德老先生说。

历史上的凤凰台乡包括凤凰台村、黄墩村、杨岩村、石河口村、缸窑村、龙王岩村等如今单独出来的建制村。杨岩位于凤凰台乡南部，人口较少，整村以小型平坝盆地为中心，周边分散各个“小冲”，杨岩水库正坐落于此。黄墩、缸窑位于凤凰台乡东部，地形起伏较缓，多平坝，人口多沿河而居，农业发展程度较为成熟。石河口村和龙王岩村则多山，地多，人口较为分散。

凤凰台人参与修建的“溧史杭灌溉工程”虽然润泽千里，让别处成了良田，可凤凰台从来没有使用过溧河灌区的一滴水，离凤凰台最近的“溧史杭灌溉工程”就是施桥镇和张店镇交接的打山村“杭源干渠”，因为地势的问题，低处的溧河水流不到西部高处的凤凰台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边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凤凰台人民群众的防洪、灌溉、饮用水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农作物的收成还是靠天吃饭，群众苦不堪言。

凤凰台乡境内旧有两座小二型水库，杨岩水库和马槽水库。1964年兴建的马槽水库蓄水154.8万立方米，灌溉面积3870亩，百日无雨时能确保下游2000亩耕地的灌溉用水，而“马槽水库”下游耕地总共3000多亩，这个水资源分配的矛盾一直持续。前文提到的杨岩村“杨岩水库”蓄水量只有马槽水库的三分之一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，这个“小水缸”更是满足不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。在加上凤凰台的土质系黄泥夹沙，基本存不住水。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常导致“伏旱”天气，夏季副热带高压影响超过15天，干旱问题立马就来，丰乐河常年断流。

干旱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也导致了社会问题。比如在农业生产上，由于水低田高，农民只能铤而走险，用“木杆叉”引电，接上水泵从河道引水到自家农田灌溉。电网损耗不提，这种极度危险的偷电行为，导致了无数起电死、电伤的惨剧。

凤凰台不光易干旱，也容易受到山洪的影响，季节性的降水不平均，加上时有台风过境，凤凰台历史上发生了数起洪灾。1984年杨岩水库溃坝导致的山洪灾难是一代人心痛的记忆。

1984年8月，久旱未雨的凤凰台正渴望着甘霖。8月5日深入内陆的第8号台风残留云系来到大别山区，给凤凰台带来了丰沛的雨水。然而从7日起，形势由旱转涝，暴雨中心到达凤凰台，二十四小时最大雨量为450毫米，六小时雨量最大为200毫米。这场降雨时间短，强度大，雨型恶劣。第一场暴雨下了十小时，杨岩水库水位迅速上升，水位已接近最高蓄水位。第二场暴雨下了十二个小时，杨岩水库开始紧急泄洪，但水库的水位仍然继续上涨，已经超过了设计的最高蓄水位。8月7日3时30



丰乐河源头

分，杨岩水库溃坝，当越坝而出的洪水深达0.4米时，大坝溃决，70万立方米的洪水骤然倾下。

溃坝时的洪水最大瞬间流量为0.8万立方米/秒。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，形成一片水头高达5米，水流宽为80米的毁灭性洪流。70万立方米洪水如虎如狼，向下游奔去。前后几小时之内，凤凰台街道被冲毁，黄墩大桥水孔被树木杂物堵住导致垮塌。

“一望汪洋，全无人迹，现难民等鹤立屋顶，鸣鸣待毙，援手难求。水患来势极快，其猛烈之较往年不止十倍。凤凰台街道冲塌屋宇极多，因而溺毙冲走尚未知确切。惟山边一带哀哭之声，与其惨状之形容，生平所未见。”凤凰台初中一位教师在日记中写道。

一天后洪水退去。据统计，凤凰台乡的这场山洪灾害有26人死亡、1750亩农田被淹，3150人受灾，倒塌房屋129间，损失耕畜31头，猪554头，直接经济损失近1400万元。

雪峰岩避难所



雪峰岩

1974年火灾和1984年水灾的发生改变了凤凰的历史。行政区划被调整，凤凰台乡改制撤销并入了横塘岗乡，如今的凤凰台只是凤凰台村，不再是广义上的凤凰台乡，曾经的凤凰台乡政府仍然遗存在“小岭头”的山岗上，静静地守护着凤凰台、黄墩、龙王岩、石河口、缸窑。

经济上，凤凰台街道曾经兴办的榨油厂、面粉厂、竹器厂等经过这两场灾难，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恢复，再加上行政区划调整，集体经济从此一蹶不振，渐渐消亡。电影院、广播站、古宅、文化典籍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消失了。

两场灾难中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，那就是雪峰岩这个巨大的岩洞曾经救助失去家园的凤凰台人。

无论是大水还是大火，受灾的百姓都可以搬到雪峰岩岩洞里暂住，雪峰岩成为了凤凰台人避难的场所，大家在这个自然岩洞里安顿下来，渡过难关。

雪峰岩位于凤凰台村南，它是亿万年的地质活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洞窟。雪峰岩有“一大一小”两个岩洞，大洞深约20米、宽100米。大洞旁边有一处小洞，得名“小岩”。大洞造型优美，空间豁达，小洞秀气灵动，在历史上，凤凰台的百姓又称呼其为“母子岩”。

唐贞观年间，雪峰岩和佛教握手，建有皇家敕封道场云居寺，后毁于战乱和朝代更迭。清朝乾隆年间，云居寺得以重建，史料记载清代的云居寺有山门、大雄宝殿、韦陀殿、娘娘殿、佛祖堂等30余处古建筑。在历史岁月里，以云居寺为中心佛教文化根植于地方百姓的心里，也包含雪峰岩的救灾救难形象。

“凤凰台中学当年被大火烧掉后，需要时间重建，乡政府就把凤凰台中学安置在雪峰岩岩洞里，场地大，灾后过渡期使用最好不过了。我们那代人都有在雪峰岩读书的经历，虽然那时候小，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，这份经历太特殊了。”退休教师孙家明说。

凤鸣朝阳



春风拂过凤凰台



龙潭河水库强坝通渠施工现场



凤凰台是一本“大书”

“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”，诗人李白创造出了神鸟和水的意象。凤凰台的“浴火重生”，得益于“九十里山水画廊的明珠”龙潭河水库项目的诞生。2017年，金安区区委、区政府为了满足南部横塘岗乡、张店镇的防洪、灌溉、饮用水、生态等需求，开工建设龙潭河水库。该工程采用PPP模式，政府投资20%，社会投资80%，社会资本运营期9年，到期后政府收回项目运营权。

龙潭河水库大坝是均质土坝，最大坝高32.9米，坝顶长243米，坝顶宽8.5米，导流涵洞长290米，溢洪道宽45米。进出库区的道路共有4条，共计6.9公里。位于凤凰台村的安置区总面积6.9万平方米。龙潭河水库工程总投资4.06亿元。

“龙潭河水库的主要建设内容有三个：第一是水库建设，第二是进出库区的道路，第三是库区移民。工程需要移民400多户，1000多人，征地1000多亩。”金安区水利局张应文工程师说。

当前，“龙潭河水库”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，坝基正在不断夯实，溢洪道初见，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。如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库容达993万立方米的水库对金安南部横塘岗乡、张店镇的意义，远不止是缓解“水荒”，更多地是解决发展问题。凤凰台这片苦难之地对这座水库迫切的需求和呼唤，走过了长达五十年的求水之路。不夸张地说，龙潭河水库以及它所代表的稳定水源供应和战胜旱涝灾害的期待，早已凤凰台人挥之不去的情结。

我们不能忘记“杨岩村”做出的巨大的牺牲，蓄水后的水库会淹没杨岩村大部分土地，家园被淹没的库区移民被集中安置在凤凰台村。为迎接杨岩兄弟姐妹们的到来，凤凰台村团结一致，拿出最好的土地作为安置点。

龙潭河水库安置小区按照现代化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，笔者看到小区的楼房主体已经完工，内部道路正在建设。一座座整齐的徽派建筑，规划里丰富的配套设施都是按照最高标准建设，为的就是让奉献家园的库区移民能够住得安心、舒心。好消息称2019年冬，小区将集中交房。

时代在发展，出门在外的凤凰台人也逐渐回到了家乡。凤凰台村的各项事业也在稳步推进中，在横塘岗乡“农业和文旅结合”的发展模式指引下，依托龙潭河水库和云居寺雪峰岩等资源，村民们在探索特色、宜居的发展道路奋斗着。

也许曾经的苦难已经被人忘记，也许曾经的名字已经消失。苦难的历史，它在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对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要更加珍惜。

再小的历史，也值得铭记。